



爱情 真的来过吗

这是一个关于爱与纠葛的故事……

被爱是一种奢侈的幸福
我却只想挣脱这份感情的枷锁

水婵
著

爱情来时，我未曾留意
爱情走了，我却再也走不出回忆

淡淡的笔调，淳朴的文字，
带你重温成长的酸楚，初恋的甘甜，
为你送上一捧最天然的温煦、馨香！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爱情 真的来过吗

这是一个关于爱与纠葛的故事……

水婵

著

淡淡的笔调，淳朴的文字，
带你重温**成长的酸楚**，**初恋的甘甜**，
为你送上一捧最天然的**温煦**、**馨香**！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真的来过吗/水婵著.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438-6993-6

I. ①爱…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4436号

出 版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60 1/16

字 数: 190000

印 张: 14

出 版 时 间: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胡如虹

特 约 编 辑: 侯瑞雪

封 面 设 计: 嫁衣工舍

ISBN 978-7-5438-6993-6

定 价: 23.00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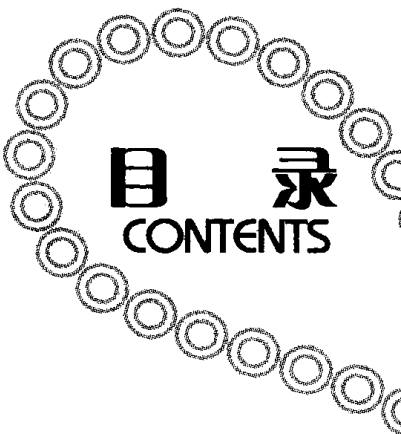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4575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目录 CONTENTS

Chapter1
第一章 卸不掉的枷锁 001

Chapter2
第二章 这就是长大吗? 013

Chapter3
第三章 痛，却不快乐 021

Chapter4
第四章 初见与重逢 029

Chapter5
第五章 久违的小平静 039

Chapter6
第六章 是怜还是恋? 049

Chapter7
第七章 不能有梦想 061

Chapter8
第八章 苦涩的亲情 071

Chapter9
第九章 突来的浪漫 079

Chapter10
第十章 公主的影子 089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左右为难 105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看不透的心 109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没有决定权 119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向日葵与玫瑰 131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平淡却甜蜜 141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敌不过命运 151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爱，已微不足道 159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无可奈何的傻 169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与世界为敌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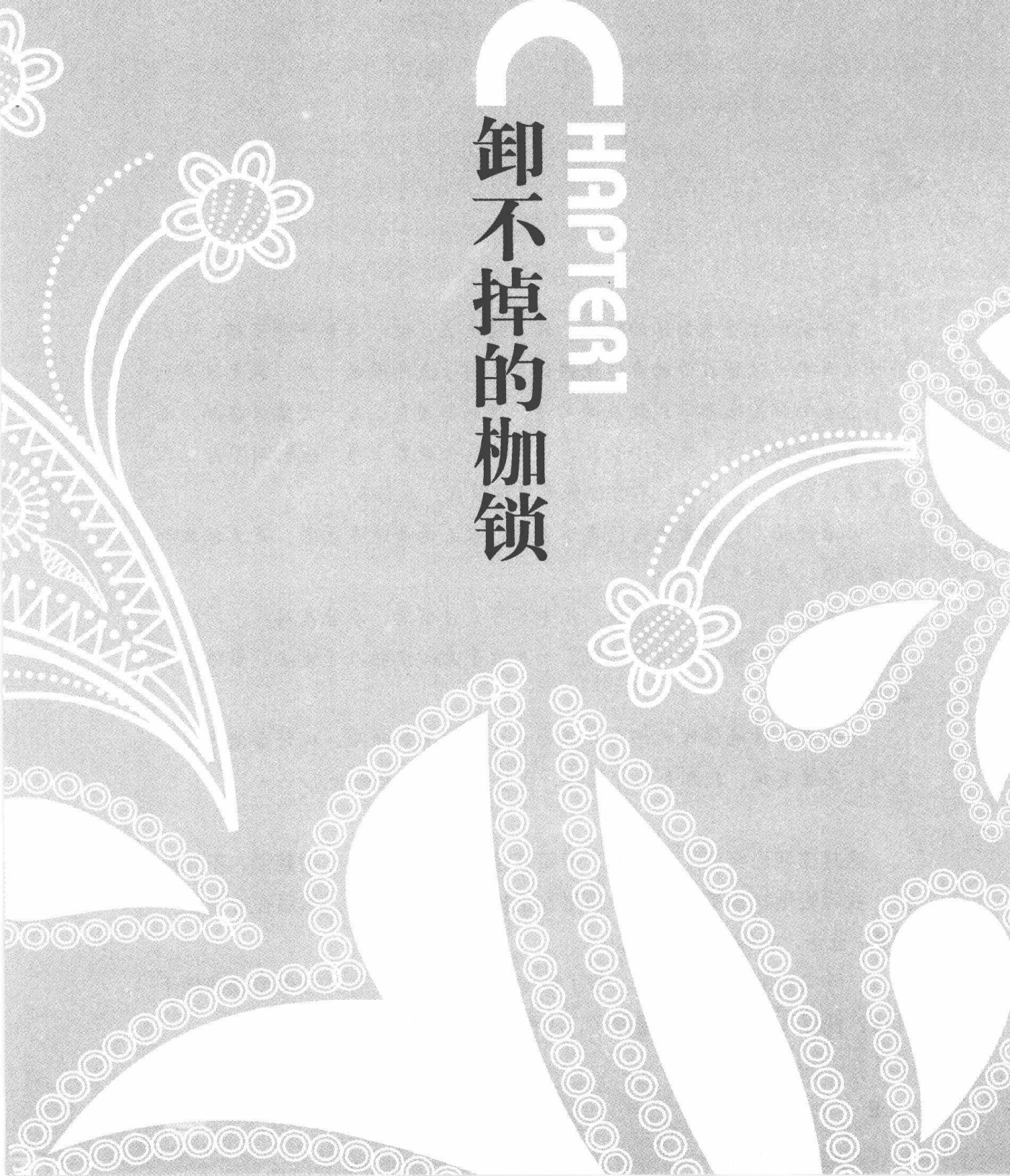
Chapter 20
第二十章 一跃入天堂 191

Chapter 21
第二十一章 这是爱情吗？ 203

Chapter 22
第二十二章 梦已碎，却幸福过 213

Chapter 1

卸不掉的枷锁





佳音：

当爸爸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做一名爸爸资格，因为恐怕我再也无法留在你的身边照顾你了。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我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定要忏悔的，而忏悔的对象就是你，我的小女儿，爸爸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感到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我要对你忏悔，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我、原谅我……

以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下去了，未来的命运是困苦、是幸福我都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可是佳音，你一定要记住，凡事不可太过留恋，不管是对人、对物或是对事，一定要留有后退的余地，一旦你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最终受伤的是你自己……

爸爸带给你的伤害也许会让你的人生之路更加崎岖，也许会使你更加坚强，不管怎样，我都会为你祈祷，我唯一的、深爱的女儿……

这封信我已经读了上百遍，但每次读它我都会觉得心潮翻涌，不知所措。我轻轻地抚摸着那信纸，像是在抚摸着亲人的脸颊，然后在心里低声喊着：爸爸，我恨你，我恨你……

一阵尖锐的声音响起来，吓了我一跳：“韩佳音，你又在偷偷摸摸地干什么？快点儿出来把碗筷摆好了，不然过会儿别想吃饭！”

我慌乱地将信纸折好，放到我的枕头底下，飞快地推开房门跑了出去。来到厨房的时候，舅妈已经快把饭做好了，坐在一旁饭桌上的表弟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对着我大叫着：“韩佳音，快把碗筷摆好，你这头只会吃东西的猪。”

我低着头，不做声地从碗橱里把碗筷拿出来，默默地摆在饭桌上。表弟比我小一岁，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与他生活在一起了，我们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今年他十四岁，我十五岁。虽说我们也都到了懂事的年纪，但他依然如同这十年中的每一天一样，用一种霸道至极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态度对待我。在他的眼里，我并不是他的姐姐，而是一个可以任他打骂、撒野、污辱、欺负的对象。有了我的存在，他可以把对全世界的所有不满都发泄到我的身上，而又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为在他的父母——我的舅舅、舅妈看来，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我就像是一个被厌恶、唾弃的讨厌鬼一样不被所有人接受，不被所有人欢迎。

在舅舅和舅妈的眼里，我只是个让他们感到耻辱与厌烦的累赘，他们是出于人道才收留了我，让我不至于饿死在大街上，他们肯给我一口饭吃，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所以，不管在这个家里他们怎么对我，我都应该抱着一颗感激涕零的心去感谢他们，忍受他们对我的所有态度。

舅妈将饭菜做好后，我又将它们端到饭桌上，然后到楼上去叫舅舅下来吃饭，当大家都坐好开始吃饭之后，我才小心翼翼地坐在最靠边的位置上拿起筷子吃饭。

“韩佳音，去给我倒杯水来。”表弟对我叫着。

我望了他一眼，站起来给他倒了杯水。

“韩佳音，我要的是冰水，谁让你给我倒热水了？”他又叫。

我忍耐地咬了咬嘴唇，又放下筷子，走到冰箱拿出冻的冰水给他，他接过去喝了起来。

饭桌上的饭菜向来都是很丰盛的。其实舅舅家的家境很好，很富裕，他是做保健品进出口生意的，一年里有大半的时间要到俄罗斯去。因此，

舅舅家很早就买了汽车、洋房，过着富裕的生活。舅妈除了掌管家务之外，就是负责对表弟的教育，他们把所有心思都花在了这个唯一的儿子身上，并决定在他高中毕业后就送他到俄罗斯留学。

我想，当年亲戚们之所以决定把我寄养在舅舅家里也是因为他们家环境比较优越，多负担一个人应该不会感到吃力。

饭桌上，我伸出筷子夹起一块鸡肉，表弟的筷子顿时如同红缨枪一般冲了过来，狠狠一别就将那块鸡肉打落，再顺势夹到了他的碗里，我吃惊地盯着他，但他却自顾自地吃着，完全不理睬我。我准备再夹一块，谁知道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将我的筷子别到一边。我心里火了，看着他那脑满肠肥的样子和那张吃得油乎乎的大嘴，恨不得将一盘子鸡块丢到他那长满青春痘的脸上。我望了望舅舅、舅妈，他们却面无表情，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我忍耐着，勉强吃了几口白饭。表弟已将桌上的菜横扫一空，最后拖着他又肥又大的身躯下了饭桌，用手背擦了擦嘴上的油渍到客厅看电视去了。

舅舅也吃得差不多了，他一向很少说话，是个沉默冷酷的人。这些年来他几乎没有正眼看过我，只是在每个学期开学前，例行公事般地告诉舅妈把我的学费缴了。

舅妈，这个家里的核心人物，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的吃穿住行全是由她掌管的。虽然这些年我只从她那里得到了生活上的基本温饱及上学的教育费，但我却不敢对她有任何的违抗，因为一旦我冲撞了她，那么我很有可能连这点儿微薄的生活来源都没有了。

记得在我十岁那年，因为忍受不了表弟的欺负，而与表弟打了一架，将表弟的鼻子打出了血。舅妈知道后，她不但用鸡毛掸子狠狠地抽了我一顿，还把我关在地下室一整天都不许我吃饭。

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饥饿的滋味之后，我便再也不敢跟这个家庭里的任何人反抗了。

“吃完了饭，就把桌子收拾了，不要整天只知道发呆。”舅妈对我说。

我小声答应着，放下碗筷，收拾起桌子。他们都到客厅去看电视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厨房里收拾着残局。我一边用洗碗布擦拭着饭碗一边在脑子里反复地酝酿着要对舅妈说的话。

学校要组织三年级的学生去毕业旅行，并以此作为大家升学分开之前的最后一次集体活动，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所有三年级的学生都是应该参加的，虽然我平时很少开口求他们什么，他们也很难会答应我什么，但这次我一定要说，三年的同窗，日日夜夜的朝夕相处，除了在学校之外，我不曾有过任何的快乐时光。而且，初中毕业之后，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升学，也许我的学生生涯即将就此结束。

所以，不管成功与否，今晚无论如何一定要说。

收拾妥当之后，我来到客厅，他们都被电视里的娱乐节目逗得开怀大笑，也许这是一个好的兆头，趁他们心情好的时候说总会有些胜算。

我小心翼翼地开了口：“舅妈，我有件事想跟您说。”

舅妈并没注意到我，可能是我的声音太小的缘故，他们依然沉醉在那些节目中。

我又抬高了声音：“舅妈，我有件事想跟您说！”

舅妈被我吓了一跳，她迅速地看了我一眼，那眼光如同西伯利亚寒流般将我浑身上下都扫了一遍。她又将眼光转到电视上，漫不经心地问：“又有什么事？不会又是想跟我要钱吧？”

我低着头，脸涨得通红，因为心虚而口吃起来：“是、是这样的，我们学校要举办毕业旅行，所、所以需要每人交一些钱……”

“哈，”舅妈冷笑一声，“看吧，被我猜着了吧！果然是想要钱，不是我说你，你整天待在家里，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什么都不用你愁，你还一天到晚地想着要钱，你要钱干什么？”

“不，不是的，”我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见了，“因为这次是毕业旅行，每个同学都会参加的，而且我们也不会去太远的地方，每个人只要出五十块钱就好……”

“五十块钱？”舅妈尖声说，随即她便把面孔转向了舅舅，“你看看你的外甥女，咱们家是什么条件啊？还说只要五十块钱就好！别人都是一家三口，可咱们家平白无故地多出一口人不说，还多出这么一个不懂事的！吃人家喝人家的，还要讲什么排场，学人家旅什么行？自己是什么出身不知道，倒还活得挺潇洒！”

舅舅坐在沙发里抽着烟，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我下意识地紧咬住嘴唇，这是我这些年来养成的习惯，在我需要忍耐的时候，我便会用牙齿咬住嘴唇，用身体上的痛苦盖过心里面的。

舅妈转过头看着我：“我跟你讲，想要钱的话我是一毛也没有。不是我小气，而是像你这样的情形，还想要跟其他孩子一样地去吃喝玩乐？这不可能！”

“好了，舅妈，你不要再说了，我不要钱了。”我说，转身想回房间去。

“你这算什么态度？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儿，别整天动歪脑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怎么说你的身体里流的也是你那个不要脸的妈的血液，怎么可能一点儿不像呢，说不定长大了也是个下贱货。”

我停住了脚步，握紧了拳头，我的肩膀不禁颤抖起来，所有的血液都往我的脑子里冲着，但舅妈的声音依然没有停：“韩佳音，我告诉你，别把自己当成千金小姐，该是什么命就是什么命。你的人生早就被你的父母规划好了，今生今世别再想有抬头的机会，你最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不然落得你爸那样的下场，没人会可怜你。”

表弟在一旁偷笑着，并不断地把手里的花生米往我脸上丢，舅舅沉着一张脸继续他的沉默。

当表弟的一颗花生米正打中我的眼睛时，我再也忍不住喊了出来：“张林业，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这个败家子，只会吃饭欺负人的废物……”

这话一出口，舅舅跟舅妈同时用惊愕的眼光看向我，仿佛我是一只从远古世纪走出来的怪物，他们用不敢相信的神情愣了三秒钟，随即舅舅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冲到我面前，不由分说、实实在在地给了我一记耳光，

这一巴掌打得我头晕目眩，眼前金星乱冒，站立不稳，我跌倒在地毯上。

紧接着，舅妈跑过来冲着我大叫道：“小贱人，你还真是遗传了你死鬼父亲的疯狂因素，发起疯来跟疯狗一样，他用斧子砍死了自己的老婆，没准儿你哪天就会用菜刀把我们都杀了，这样的疯子我们还养着干什么？你现在就给我滚，给我滚到大街上去，看谁会收留你这个杀人犯的崽子。”

这时候，表弟也跑过来对我拳打脚踢，他又大又重的拳头打在我的脸上、脑袋上、肚子上，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

表弟边打边骂着：“你这个贱货，你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你妈是偷男人的婊子，你爸是杀死自己老婆的疯子，你就是全世界最让人恶心的东西，你还敢骂我，你给我滚，滚到下水道里去，再也不许进我家家门！”

我拼命地用双手捂住耳朵，嘴里乱七八糟地狂喊着：“不对，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我不是贱货，我不脏，我不是让人恶心的东西，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在我脸上的，已经分不清是血还是泪了，我只知道自己被表弟踢打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再没有力气了，我才被拖着关进了房间。没有人问我身上受了多少伤，没有人拿药来给我擦拭伤口，在我的狭小房间里，只有黑暗陪我度过疼痛的夜晚。

我的房间一片漆黑，我倒在冰冷的床上，没有盖被子，我麻木地躺在那里，听着窗外的风声，感受着周围的黑暗，任凭冰凉的液体将枕头完全浸透。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并没有被赶出去。我继续在这里生活了下来，虽然他们对待我的态度依然是恨之入骨、厌恶至极的，但他们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将我驱逐到大街上，让我露宿街头。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放我一马，在我对他们作出那样的反抗之后，我以为他们对我的惩罚远远不止是将我关在屋子里挨饿。或许是人性的最后一点儿怜悯让他们没有彻底地将我遗弃。又或者，我对他们来说就如猫狗一样，驱逐我，都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与精力。

第二天，我带着脸上的伤痕来到了学校。

操场上，一群群的花季少年们绽放着灿烂的笑容，他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穿着整齐而干净的学生制服，等待着毕业合影。我低着头走向他们，融入了进去。

他们在兴奋地讨论着毕业后的去向与打算。因为怕脸上的伤会引起注意，我始终不敢抬头迎视那耀眼的阳光。突然一个人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被震得全身一颤，回过头，竟然是我们的校花，周小敏。

周小敏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她的爸爸是市财政局局长，母亲是英语老师，从小的养尊处优将她原本就精致无瑕的面庞培育得更加高傲尊贵。

她仔细地审视了我的脸，又上上下下地将我打量一番，颇为不解地问：“韩佳音，你怎么是这副鬼样子？”

我转过头，不准备理睬她。她又转到我的正面：“问你话呢？你这张脸，还想跟我们合影？”

我抬头看了看她已经长到一米七二的头顶：“这样不是更好，更可以衬托出你这朵鲜花的娇艳。”

周小敏睁大了眼睛，脸气红了：“韩佳音，你有什么可得意的？”

我无奈地摇摇头，不想再与她纠缠下去。三年了，我与她始终是水火不容，我不知道这种形势是如何开始的，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她却一直仗着自己的优越感不断地找我麻烦。以我的处境，并不想在这里，或是在任何地方与人争执，我知道自己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必要。但就像吴美丽说的，女人总是会去嫉妒，甚至去仇视对自己具有威胁的同性。我不知道自己除了学习成绩比她好之外，我对于周小敏这样一位天之骄女还会有什么样的威胁性，但周小敏无缘无故地仇视我，却是不争的事实。

周小敏的声音引得另两名女同学也围了过来，她们好奇地打量着我说：“韩佳音，你的脸怎么弄的？去医院了没？”

“还好，没什么大碍。”我说。

“韩佳音，我看你报考了重点高中，这么有信心啊？”

我不置可否：“试试看吧！”

“韩佳音学习成绩那么好，不报重点可惜了。”

周小敏冷哼着：“就怕考上了也没钱念，没父母的可怜孩子。”

两名女同学惊奇地问：“不会吧？听说韩佳音家的房子可大了，还有车呢，怎么会没钱念书？”

周小敏翻着白眼：“哈，你们还真孤陋寡闻，她是住在谁的家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两位同学不约而同地摇头，并用怀疑的眼光看我，在她们等待周小敏揭晓谜底时，脸上的表情显然是亢奋的。

周小敏刚要开口时，班主任王老师走了过来，召集大家集合点名，准备拍合影照，周小敏只好暂且住口，那两名女生失望地转身排队去了。

我们班所有的学生都聚集到了一起，大家兴高采烈，嬉笑打闹。班主任严厉地叫大家安静下来，点名时，他每喊一个名字就会顺便看那个同学一眼，似乎在检查他们的仪容仪表。当班主任看到我的时候，他惊奇地张大了嘴：“韩、韩佳音，你的脸怎么了？”

我低着头，不知如何解释才好。周小敏大声回答：“太明显了，一看就是被人打的。”

同学们一片哗然。我抬起头愤慨地盯着她。她白了我一眼，神态自若地给班主任提出了意见：“王老师，为了不破坏我们的整体形象，韩佳音说她不愿意参加合影。”

班主任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大家，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难以抉择。人群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像是在等待着我的自动退出。

“老师，既然是毕业合影，那么缺了谁都不完美，所以，还是让所有人都参加吧！”

说话的是葛星琦，这个三年级才转来的插班生。因为正处在变声期，他的声音沙哑粗糙，像是被谁掐住了嗓子发不出声来似的怪异，阳光将他

额前的青春痘照得锃亮。他鹤立鸡群般地站在那里，一脸的坦荡。

“王老师，如果不让韩佳音拍，那我也不拍了。”一个庞大的身影来到了队伍前面，是吴美丽。她胖胖的脸颊被太阳晒得红彤彤的，她回过头，对我眨眨眼睛。

吴美丽虽然叫吴美丽，但她却并不美丽，所以同学们就都叫她“不美丽”。因为，除了她的五官没什么特点，看上去一马平川之外，她的身材也是无人能及的硕大。一米五五的身高，却有一百六十斤的体重，减肥一直是吴美丽的最高使命。从我认识她那天起，她就在减肥，但三年过去了，她一直很努力地减，体重却一直很迅速地长。面对大家的嘲笑，吴美丽一点儿也不生气，她反而很理解地说：“谁叫我本来就胖呢？这也不能怪别人说。”

吴美丽的身世跟我很相像，这也是促使我们成为好朋友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父母在她上初中那年离了婚，双方谁也不愿意承担抚养她的义务，于是就将她丢在爷爷那里，各自另建新的家庭去了。就这样，我是唯一不会嫌弃吴美丽特殊身材的人，她也是唯一不会怀疑我神秘家境的人，初中三年里，吴美丽是我在学校的死党。

吴美丽帮我说话，我不奇怪。但令我好奇的是那个新来的葛星琦，因为我跟他并不熟，他坐在我后面隔两排的位置，平时几乎不怎么说话。他跟别的同学似乎也不太熟络，因为大多数人，对像他这种为了钻学校分数线的空子而转学的学生都没什么好感。像这样一个平时与我没什么交集的插班生，我实在想不出他为我说话的理由。难道是为了上次给他水的事？

那是一次中午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带饭的同学在一起吃，他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吃。当时班上的一个男生心血来潮想戏弄一下这个新来的插班生，就套近乎似的凑过去搭讪。并将自己带的土特产“朝天椒”分给他吃，让他尝尝“鲜”！葛星琦天真地以为别人在对他示好，很高兴地接受了。一尝不得了，那朝天椒的辛辣辣得他直流眼泪。可其他同学却被逗得哈哈大笑。

我坐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正好还有一杯没舍得喝的橘子汁，于是便过去递给了他。他傻傻地看了看杯子，又将那张被辣得通红的脸转向我，流着眼泪对我说：“我直接用你的杯子喝，可以吗？”

因为正是吃饭的时候，听他这么一说，我差点儿把嘴里的饭粒喷在他脸上。

“好了，谁也没说不让韩佳音拍，都啰唆什么！”王老师喊，“大家排好队，站整齐了，女生站前面，男生往后站。”

吴美丽热情地挽住了我的胳膊，站在我的旁边。我说：“你不怕我影响你的形象？”

“少说废话！”吴美丽呵斥我。

摄影师站在我们的对面，对我们做着手势：“大家都高兴一点儿，都要笑起来，一、二、三！”

“咔嚓”一声，三年的初中生活，还有我那张带伤的年少脸庞，永远地留在了这张底片上。

